

抗旱

■王叟庵

三冬不雨土生烟
万顷禾苗半欲干
高炮问天因讨水
马达动地为追源
当朝上帝寻公道
敢向夏娃争甸园
谁请阎罗司运命
自由王国正登攀
炮探云空讨雨回
禾苗溅泪展愁眉
黄河放歌人欢笑
紫燕翻飞花蓓蕾
爆竹连天传喜讯
华灯扯地生光辉
五星司令中南海
硬教东风唤春归



绵绸

■万高鹏

她说：前天她回县城老家，在服装市场里遇到一件令她心酸的事儿。

她说：在一家卖布料的铺子前看到一个五十来岁的乡下女人，疯了一般对着自己的丈夫哭闹。那女人说，我跟你生儿育女几十年了，到头来我连一件绵绸褂子都没穿过，今天你非得给我撕一块不可……

丈夫只是木讷地站在那里，表情难堪地干笑着，说，我哪有钱呐，我吃药还没有钱呢。

她说：那女人的丈夫像个老实巴交的人，一身干瘦满脸皱纹，脚下趿着一双拖鞋，穿着裤衩，背心上有许多斑点似的窟窿眼儿。可女人就是不依不饶，还追着丈夫厮打，嘴里不住地说我跟你生儿育女几十年了，我连一件绵绸褂子都没穿过，今天你非得给我撕一块不可……围观的人很多。丈夫只是躲闪着，难堪地嬉笑着，反复说我哪有钱啊，我吃药还没有钱呢。

她说：当时看着这情景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一块绵绸布，可能是女人年轻时就想得到的，可到几十年后仍没能得到。

她说：当时我真想给她买下来，可又看到一个女孩——听说那是女人娘家的一个远房侄女恰巧碰到，要给她买，女人却死活不肯，还是哭闹着说要自己的丈夫买。而那个可怜的男人只会机械地说，哪有钱啊。

后来，女人突然不闹了，分开围观的人群像个孩子似的哭着匆匆走了。

她说：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望着那女人的背影，我感到了一种绝望，一种……从我长这么大从未亲身感受到过的绝望。因为那女人看到，一直支撑着她走向未来的希望，结果是空的。

几十年，一辈子，人生如果感到不满意，能够重来吗？她抬起有泪光的眼睛望着我。

这故事她给我讲了很多了，记得当时她说，你没有见到，如果你见到了也一定会感动的。你能把它记下来吗？

今天想起这个故事我把它记下来了，这样的故事很多也很普通。

查了一下字典，绵绸：用碎丝、废丝等为原料，纺成丝后织成的丝织品，表面不平整、不光滑。

《铁水牛》投稿邮箱：
zkwbwjc@163.com

一碗绿豆丸子汤

■蒋建伟

第一天开始挑水的时候，我们兄弟姐妹四个高兴极了。母亲说：“马上就要到年关了，我们泡几盆绿豆吧？”我们高兴得恨不得把十根脚趾头都举起来叫好，因为我们天天盼着过年，一个比一个饭量大，啃吃！

虽说腊八刚过去没几天，小村里零零星星的杀猪声以及鞭炮声已经搅得小孩子浑身乱痒痒了，但母亲提醒我们不泡好绿豆哪也不能去。泡绿豆比挑水难干多了，母亲先用簸箕筛选出上好的绿豆，倒进两三个大红盆里，再添上井水，水和绿豆的比例是3比2，然后泡上那么一夜。第二天，真正的忙碌就开始了：这时候的绿豆已被泡得皮笑肉不笑了，但依然一副黄皮肤绿长衫的模样。我们要不停地顺时针搅动满盆绿豆，然后逆时针拿漏勺在水面上作蜻蜓点水状，飞快地捞出漂浮起来的绿长衫。捞绿豆皮时，必须半弯着腰，叉开腿，心、眼、手成一条线，一捞就是一个小时，即使我们轮流，但谁受得了这份洋罪？一天下来，常常是一个个小嘴撅得能拴住头叫驴。第三天再捞绿豆皮时，谁都不积极。母亲嫌我们干活不知道掏力气，慢腾腾的像猪。我就对老二说，娘说你像猪哩。老二扭头说老大，娘不是说我是说她呢！小弟偷着

笑了，刚想去擦鼻子上笑出来的黄鼻涕，被母亲逮个正着。母亲说：“小四你笑嘻嘻？赶快端一盆绿豆皮拌点麦麸子喂猪去！”

第五天头晌，我们把三大红盆湿湿的绿豆瓣儿装上一辆架车，父亲在前头拉车，母亲在车把的旁边拉轡，四个小孩在车屁股后头咣呀咧嘴地推，准备到村中蒋大炮家去磨绿豆沫儿。可到了地方一看，好家伙，院子里都是等候磨绿豆沫儿的人，排在我们前面的还有四五家。蒋大炮家的叫驴都累得嘴里直往外倒白沫儿，人只好代替了驴，大人小孩一替一歇儿，慢得像老婆纺线线，看样子要等到天黑才能排上号。母亲为节省时间，回家准备炸绿豆丸子用的胡萝卜青萝卜等配料去了，我们就趴在架车上等，等着等着，就睡着了。等我们冻醒后睁开眼睛一看，院子里早已点起了一盏明晃晃的大汽油灯，前面还剩下一家在等。父亲小声安排老二回家叫母亲，指挥我们往下卸东西。看着三个装满绿豆瓣儿的红盆，我仿佛已经满嘴油花地喝上了辣乎乎的绿豆丸子汤了，后来，我使劲擦擦干巴巴的嘴巴，吸溜了几下鼻子。

母亲跑来了，连围在腰里的黑围巾都没有来得及脱，一上来就慌着点小石磨眼。父亲第一个当“驴”，一边为母亲纠正一些动作，说别用清水

点，最好用青萝卜，这样磨出来的第一道沫儿才会味道正宗，说得周围的人都拿眼睛嘲笑母亲笨。母亲右手拿瓢狠狠打了父亲一下说：“就你啥都会！既然你啥都会，你自己咋不生孩子啊？”一句话，把父亲噎了个半死，拉着石磨半天没有吭声。第二个当“驴”的是老大，但没拉七八圈就缴枪投降了，我们都乱笑老大是麻秸一根！老大说：“你们还不一定胜我呢，笑啥笑？不信试试！”我逞能，结果推了没两步就累趴下了，害得一圈子人都笑歪了嘴。正笑着呢，父亲不知道从哪里牵回来一头老黄牛，把我扯到一边，套上牛，说，“驴”都站一边去，关键时刻还得靠牛！母亲给了我一个立功的好机会，让我替她拿瓢接绿豆沫儿，这个活轻松啊，只要别把绿豆沫儿顺着磨沿流到地上就行了。我也一时轻敌，刚开始接绿豆沫儿时，瓢总是对不上磨缝子，接着是跑的速度和牛的速度不一致，瓢在磨缝上忽快忽慢，忽前忽后，跑得气喘吁吁的，还老挨母亲的骂。父亲倒是不骂我，但他要我学习牛走路，我学了半天也没有成功，干脆就把瓢让给父亲，自己看笑话。结果，父亲学得比牛还要牛，绿豆沫儿一瓢接一瓢地甩进红盆里，迈步收步几乎和牛同时，简直就像亲哥俩！

又轮到出场了。我这时候已经

变成了一个老手，接的速度和动作娴熟多了，绿豆越磨越香，沫儿黄中透绿、绿中透亮，让我闻不够看不够，简直有点不知道王二哥贵姓了。正得意呢，老黄牛忽然停了下来，“哗哗哗哗”尿了一泡儿，我赶紧端红盆，免得绿豆沫儿里溅进去了牛尿，但不幸的是，还是溅进去了一点点。我吓坏了，偷偷地看了一眼母亲，母亲正好也在看盆，好在她最后只是朝我笑笑，并没有当场揭穿我。等老黄牛再次撅屁股的时候，我机敏多了，一点牛粪也没有溅进去。不过，兴奋仅仅持续十几分钟，我望着自己的裤腿上鞋子上，怎么也笑不起来了，因为，那上面满是热腾腾的牛粪。

深夜十一点多了，我们才七手八脚地回家，倒香油，烧大锅，母亲往绿豆沫儿里拌上一些碎碎的萝卜、葱姜和细粉，精盐和味料那么一打滚，依次类推，干净利索，末了，随便端起来一盆斜放在锅台上，只等着丸子们一个一个下油锅了。油开始微微移动，烟儿贴着波纹一丝一丝地向中央集合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，不等中央部分形成什么气候，母亲开始炸丸子。我们四个人每人抓满了绿豆丸子，油汪汪的小嘴塞得鼓鼓囊囊的。父亲说：“看你们肯吃哩！等会还要煮一锅绿豆丸子汤呢，看谁的肚子还能装得下？”

最后，母亲给我们一人盛一大碗绿豆丸子汤，灌一口，那叫一个辣乎乎啊！我不要命地吃，嘴巴上连汗和鼻涕都分不清了。突然，我吃到一个酸酸的绿豆丸子，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问母亲：“娘，这个绿豆丸子咋那么酸呀？”

“胡说个啥？”母亲狠狠拿眼剐了我一下说，“不想吃滚蛋！”



渔火

韩亮 摄

柔软的坚韧

——浅评冉正万长篇小说《纸房》

■曲从俊

经常听到这样一个问题：什么是好小说？有人说，文字好读，内容精彩就是好小说；也有人说，好小说要博大精深，经得起时间和读者的检验。实际上，由于人们审美取向不同，好小说的标准也产生了不同见解。读者有读者的标准，评论家有评论家的标准，小说家有小说家的标准。但好小说有一种现象：能够使读者不自觉地反复阅读它，让人从中有所体悟和反思。作家冉正万的长篇小说《纸房》（《中国作家》2008年第8期），无疑给读者提供了反复阅读和深入思考的空间。

纸房是一个隐喻，它是传统向现代化进程的缩影。“纸房的山是青的，水是绿的，雨滴是干净的，下雪时，每一粒雪米都晶莹剔透，晶体里仿佛有一根细小的秒针在滴答作响。”这是以前的纸房。“现在呢，山变样了，水

干涸了，雨水浑浊。雪很少下，即使下一点也敷衍了事，还没落到地上就被漫天的尘土裹挟而去，即使掉到地上，也担惊受怕似的往土缝里钻。”开头鲜明的对比，隐性表达和预示了纸房的命运。紧接着是一连串神秘而奇异的现象：一束轮胎般粗的火光冲天而起，一个女人惊倒在地；数不清的蚂蚁疯狂逃离；老鼠和蛇成群结队地出没，以及哭丧匠賒文忠“纸房保不住了，纸房人要受苦了”的预言。这些让我们更深层地感觉到，纸房真的要保不住了。自从那十几个陌生人的到来，勘察到黄金后，纸房全面的坍塌才真正开始——环境惨遭破坏，施工现场事故频发，人伴随着纸房的慢慢坍塌接连不断地死去。毫无疑问，纸房的消失是注定的。但这不是最触目惊心的。最触目惊心的是巨大利益诱惑下疯狂的人性裂变，以及思想上

的麻木不仁。我们目睹了纸房的消失和城镇的崛起，但作家笔下的李自强、肖美学、王光线、冉四本、张雨晴等人，以高于纸房消失和城镇崛起数倍的速度，骤然间完成了人生价值观的蜕变。金钱让一个个善良的人变成了魔鬼，让纸房变成了地狱。

然而小说的着力点并不在此，在于坚守。

如果说不断发明出新事物的李国田代表着文化知识的化身，那么在巨大的金钱面前，他与“我”对纸房的坚守一样，是无力的，柔软的。最后他发明了生态还原系统。当生态还原系统失败后谈及它的时候，李国田眼含热泪地设想：“经过一百年，两百年，被挖掉的纸房也许就复原了。”这种沉重与感伤，与其说令人痛彻心扉，倒不如说是作家的一己美好幻想和期盼罢了。而柔软脆弱的“我”，纵然

对挖矿挣钱不感兴趣，纵然对土地庄稼眷恋不舍，纵然对人们疯狂的变化和人性的冷漠不屑一顾，但在工业化的强势侵袭下，内心那份坚守根本无力与强大的现实抗衡，就像“我”对爱情的态度一样，虽然心存美好愿景，虽然不断抗争追求，最终也只能选择无奈的顺从。

相比之下，哭丧匠賒文忠的坚守最为顽强，也最为悲壮。他代表着先知先觉，却又是一个卑微的英雄。这个人物的成功塑造，像人与自然间一个神秘的使者，不仅对纸房，对自然，始终保持着敬畏之心、谦卑之心，且内心承载着极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虽然賒文忠的坚守同样柔软得不堪一击，但这种柔软是坚韧的，是值得尊重的。

令人欣喜的是，小说没有离开世俗关怀，作家冉正万也没有让坚守一味柔软，没有让痛感流血不止；而是在柔软中蕴藏着强烈的坚韧精神，在带血的哭泣中注入了温暖和抚慰。让我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失落所带来的阵痛，也让我们在“大片大片的木槿花”里感知到一些阵痛后的温存。这是作家思考的深刻，当然这也是小说的深刻。